



# 美丽的家乡

## ——记忆中的高埠村

◎秦学忍

当岁月的风拂过记忆的田野，总有一个名字带着泥土的芬芳与溪水的叮咚，清晰如昨——那就是生我养我的高埠村。它像一幅褪色却依旧温暖的老画，静静挂在时光的长廊里，每一笔线条都藏着儿时的嬉笑与少年的凝望。

### 两条河：流淌的童年乐园

村子依偎在两条河的怀抱里，像被两条碧绿的丝带轻轻环绕。东边是白杨河，西边是青龙沟。白杨河的河堤又高又宽，像一条卧在村边的土黄色巨龙。平日里，它总带着几分温柔，河中间只有一两米宽的溪水潺潺流淌，清可见底，偶尔有小鱼摆着尾巴穿过，我们便光着脚丫追着鱼影跑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腿，却笑得比溪水还欢。可一下大雨，它就变了模样：浑浊的河水从上游咆哮而来，水面“哗”地漫到堤边，浪涛拍岸，发出“轰隆隆”的声响。我们趴在堤上看洪水奔腾，既害怕又兴奋，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象。

西边的青龙沟没有河堤，却多了几分野趣。平时河水不多，河床里长满了杂草野菜。放学后，我们相约几个小伙伴提着竹篮，到这里割猪草、挖野菜，顺手在沙窝里摸几

只张牙舞爪的小螃蟹。夏天的傍晚，大人们在河边洗衣说笑，我们就脱光衣服跳进水里，像泥鳅一样乱窜，直到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红色，才被妈妈扯着耳朵拽回家，身后留下一路湿漉漉的小脚印。

### 围子墙：斑驳的时光城堡

村子周围大部分保存完好的围子墙，是我童年最神秘的“探险基地”。它宽约三四米，高七八米，泥土夯实的墙体上长满了杂树、荆棘和半人高的野草，像给村子披上了一件绿色的绒衣。墙外有一条宽十几米、深一两米的沟，大人们说那是“护城河”，可我从没见过水。沟里种着青麻和蓖麻子等多种植物，绿油油的叶子在风中摇晃，像是在对我们招手。

我最爱和伙伴们爬上墙头。北门还留着几块残破的基石，我们踩着石缝往上爬，坐在墙头上眺望远方：田野像绿色的地毯，炊烟在村里的屋顶上袅袅升起，偶尔有几声狗吠从胡同里传来。我们在墙上追逐打闹，摘下野枣塞进嘴里，酸甜的汁水混合着泥土的气息，那是童年最原始的味道。有时被荆棘勾住衣角，或是不小心摔进沟里的蓖麻丛，惹得满身红疙瘩，却依旧乐此不疲——围子

墙就是我们的城堡，而我们，是守护它的小骑士。

### 工字形街巷：整齐的棋盘画卷

村子的布局像一盘精心摆放的棋局：南北主街是“棋盘”的中轴线，东西两条街横向铺开，构成一个上下出头的“工”字形。南北主街出头的地方，零散地住着些人家。“工”字中间，主街两边，七条整齐的巷子（我们叫“胡同”）像琴弦般排列，东边三条，西边四条，每一条都藏着故事。

胡同的两头都有高高的台阶，气派的大门一户挨着一户，青石板铺成的台阶被岁月磨得很光滑，雨后泛着水光，倒映着灰瓦白墙和探出墙头的石榴花。我总爱光着脚在石板上跑，听脚下敲击石板的“啪啪”声，像是在弹奏一首轻快的歌。偶尔有牛车从主街经过，车轴碾过路面的声音，惊飞了檐下的麻雀，也惊醒了胡同里午睡的老猫。

### 六大门：家门口的“滑梯”与时光

我家住在主街西边第一条胡同——六大门。大人们说这名字的由来没人说得清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它就是全村最神气的巷子。从

胡同里面看，一排排整齐的房子不是很高，如果站在主街上看，一色的青砖白灰砌墙，高高矗立的房顶，有两层楼那么高，很是壮观。胡同口的大门早已破败，只剩两根高大的门柱挺立着，门柱上那个放门栓的圆洞，我们总爱伸手去摸，想象着当年门板紧闭时的威严。

门前的八九级台阶是我的“专属滑梯”。青石板铺就的台阶被几代人的脚磨得光溜溜的，两边有护栏作用的石条，更是光滑如镜。放学后，我背着书包“咚咚咚”跑上台阶，坐在石条上，再“嗖”的一声滑下去，石板的凉意透过裤子传来，屁股磨得发烫也不管。有时和伙伴们比赛谁滑得快，台阶上便充满了“哈哈”的笑声，惊得门柱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。夕阳西下时，台阶上会坐着几位老奶奶，摇着蒲扇讲故事，我们就趴在石条上听，直到暮色把胡同染成深蓝色，台阶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时光伸出的手，轻轻托着我们的童年。

如今，我早已离开高埠村，可梦里总还是那条流淌的白杨河，那堵爬满野草的围子墙，那个光滑的石板台阶。高埠村，它不只是一个地名，更是我心中最柔软的角落——那里有泥土的芬芳，有溪水的清澈，有伙伴的笑声，还有我再也不回去，却永远温暖的旧时光。

## 昌乐蓝宝石

◎丁诚忠

地火锻造刚玉魂，蓝晶冷焰帝王尊。亿年光耀方山谷，四海客登昌乐门。

## 咏昌乐蓝宝石

◎范黎青

晶辉绽放出晋陵，照眼长空万里澄。不与李桃争艳色，坚贞独抱玉魂凝。

### 【越调·凭阑人】

## 入冬第一场雪

◎辛永金

入暮形云驰孟冬，子夜琼花舞长空。隔窗吸眼睡，起身盼望中。

梦里浑知梅绽红，醒后先闻竹折弓。陌白呈玉容，雪平留兽踪。

### 【越调·凭阑人】

## 寒冬雪

◎王树平

凝雨踟蹰水上无，玉絮欣然草上舒。铺开冬日图，写来春日书。

窗外银沙迎面呼，桌上清茶伴墨涂。板桥街外竹，沁园春内珠。

## 落叶

◎高琳

云推开天窗，聚了散，散了又聚，与树冠用第三只眼对望。

风起时，叶松开枝的手，在空中被舞，回归大地，不知来年是否还会在此相认。

秋色洒开长街，霜，是岁月凝滞的白。

迟桂与雏菊，误读了时序，在霜的边缘，一起绽放。

我独坐席前，收集风声与光的叹息，看它用褪色的笔，为我临摹最后一卷狂草。

一合相，让一段旅程归一枝与叶是暂时的假依，待来年——沉泥从酣梦中，吐出新绿。

## 乡村白菜

◎白龙刚

记忆中白菜总是廉价的菜。按照本地固有的习俗，小雪拔白菜。地里该收的庄稼都已了结，只有菜地的白菜和萝卜还等待归处。小雪之前在家宅附近的空地挖一条土沟，深度与白菜的高度差不多，宽度嘛，能并排两棵或三棵白菜，长度则视白菜的棵数而定。像我们左近的村庄，种的白菜都是自给自足，一般不会成为商品，所以数量不会多。

白菜能做出许多菜品，却上不了大席。一旦人得了席面的白菜定是经过某一位高厨的运作，把白菜做出了不是白菜相貌、味道的菜品，大概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。老厨白菜算是很朴实的名称了。白菜还能以另一种保留其本色的方式入席，即把白菜叶切成匀而细的条儿，经过腌制，装入小碟，搭配在挤满大盘海碗的桌面边缘，一定有人夸赞：腌白菜好，爽口解腻！

当下在种植白菜的乡间，家里来客人了基本不会用白菜待客。以免客人去后说，到他家吃的白菜！

然而白菜是农家院过冬的当家菜。白菜做法简单，可炒可炖可腌，无论有无做菜的经验，只要肯动手就能做一道。最不济就是把白菜洗净切丝，撒一点盐，加一勺酱油一勺醋，拌一拌就是一道上饭凉菜。在乡村，入冬后有了闲暇，有面粉有白菜，一家人包饺子是最具温情的场景。秸秆把一大锅水烧到滚开，炕也热了，屋里也暖了，饺子下锅，在开水里上下翻滚，像一群活跃的白鹅。

冬日里除了立冬、冬至、腊八，过年这些传统吃饺子的日子，随时可以吃白菜饺子。还有一种提升白菜风味的吃法，是用许多白菜叶把一整只白条鸡包裹起来放到大锅里蒸。用数小时的慢火把白菜蒸得软化，鸡的肉用筷子轻轻一挑就离开骨架。如此，白菜与鸡肉鲜香融合一处，实属白菜的乡村美味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

### 光影潍坊

摄影：刘永久  
拍摄地点：潍坊市人民广场

### 朝花夕拾

## 父爱暖了那个新年

◎王振国

搬到县城租房的那年元旦，家里仅有一台老旧黑白电视机，信号全靠屋顶木棍上绑着的“铁锅子”接收。寒冬腊月里，那口锈迹斑斑的“铁锅子”，既是连接童年欢喜的纽带，更藏着父亲沉甸甸的暖意。

元旦当晚，电视台特意加播两集《西游记》，正是我最痴迷的桥段。熟悉的旋律响起，屋檐上的“铁锅子”却不给力，画面总跳出密密麻麻的“雪花”，刚看清孙悟空翻筋斗，屏幕就变得模糊。我急得直跺脚，父亲试着拍打电视机，不料画面直接变成一片“麻子脸”，声音也断断续续。眼看心爱剧情卡壳，我忍不住哭闹着要父亲修理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掉。

父亲没多言语，从老屋墙角翻出旧木梯，稳稳搭在屋檐边，搓了搓冻红的手，便一步步往屋顶爬。元旦的寒风格外烈，吹得他单薄的棉袄鼓鼓作响，可他毫不在意，攥着“铁锅子”慢慢挪动，每调一个角度，就对着屋里大喊：“信号稳了没？能看清不？”屋里的我盯着屏幕及时回应，可父亲刚爬下梯子进屋，屏幕就又变回“麻子脸”——偏偏这时，正演到唐僧师徒斗妖怪的关键情节，我看得入迷却突然断了画面，委屈得哭声更响，寒风裹着哭声，听得父亲心里发紧。

他二话不说再次扛梯上屋顶，重新扶着“铁锅子”微调，奇怪的是，只要父亲双手稳稳托着，屋里画面就清晰流畅，他一松手信号就消失无踪。来来回回爬了四五趟，换了十几个角度仍无济于事，眼看第二集即将开播，我急得拽着父亲衣角，父亲望着我泛红的眼眶，叹了口气转身再上屋顶：“没事儿，爸扶着，保准你看完！”

那晚寒风卷着凉意刮过屋顶，瓦片哗哗作响，父亲穿着单薄棉衣，在屋顶稳稳伫立，双手紧紧攥着“铁锅子”，不敢有半分挪动。屋里的我盯着清晰画面看得津津有味，全然忘了屋外的严寒，忘了父亲还在寒风中坚守。一集《西游记》播完，片尾曲响起时，我才猛然想起父亲，跑出门一看，他耳朵冻得通红，双手僵得握不住梯子，棉袄上落着一层薄霜，却笑着问我：“看完了？看得开心不？”我鼻尖一酸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咙，只觉得黑屏幕里的精彩故事，远不及屋顶父亲的身影温暖。

如今每逢元旦，这段往事总忍不住涌上心头。寒夜里父亲单薄的身影，紧扶“铁锅子”的双手，藏着最笨拙也最深沉的爱。后来聊起此事，父亲总笑着摆手，说这是为人父母该做的。这份藏在“铁锅子”与西游剧情里的温情，早已刻进岁月深处，化作一束永不消散的暖光，温暖我往后每一个寒冬与新年。

## 雪落三重

◎王强

今冬这一场初雪，来得是恰好的，它填充了人们急盼的心情。几日沉沉的天色，却又从那云的薄处，渗出些微朦朦的白光来，像一块未经琢磨的碧玉，温润地笼着大地。雪便在这静穆里，悄悄地，试探地，撒下些碎屑似的霰。渐渐地，霰密了，成了片，不再是飘，而是悠悠地、无休止地落下来，落下来。

我记得少年的雪，是在农村老家。那雪是豪横的，莽撞的，带着北风沙砾磨过的性子。一夜之间，便能将天地泼成一个毛茸茸的，无边无际的银白世界。我是不怕冷的，从暖烘烘的屋里冲将出去，像一匹挣脱了缰的小马驹，跑过大人们早早铲出的小道，径直扑向铺满棉絮般的空场，雪是那样的厚，那样的松软，双脚跳起直闯下去，“噗嗤”一声，便没到大腿根，在身体摇晃间留下一个深深的、边缘清晰的窝。打雪仗是最寻常的，原本寂静的街巷渐渐热闹起来，各家的孩子倾巢出动，雪团捏得瓷实，隔着巷口的土墙，朝着有声音的地方，抡圆了胳膊掷出去，在空中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撞在谁的棉袄上，或脖颈里，或一顶帽子的上面，碎开一片欢笑与尖叫。那时的雪，是满溢的，是丰沛的，带着一种天真的挥霍，仿佛是天地间取用不尽的，专供少年欢娱的物料。那雪的滋味，是清冽的，带着一股冰滑的、近乎甜腻的泥土气，灌进喉咙里，爽得人浑身一激灵，那生命力愈发地旺了。

青春的雪，却是邂逅在江南了。江南的雪，是矜持的，羞涩的，仿佛一位才情初绽的少女，含着欲说还休的心事。它往往下在夜里，等你清晨推开窗，才惊觉世界已换了淡妆。屋顶上薄薄地匀着一层，像是筛过的精粉；枯草的梢头，缀着一点点晶莹，颤巍巍的，风一过便要坠下来似的。最妙的是那河畔的垂柳，千万条细枝裹了素绒，沉沉地垂着，静对着墨绿的水。水面是静的，雪花落入水里，倏地便不见了，只漾开一个极小的，几乎看不见的圆晕。那时节，差旅在外，

心里常是满的，装着些渺远的诗，未竟的梦，和一张在雪里格外分明的、画满六出冰花的少女的侧脸。这雪，便成了最好的衬景与寄托。它不厚重，却缠绵；不凛冽，却清寂。走在这样的雪里，脚步声是沙沙的，轻轻悄悄的，仿佛怕惊醒了什么。那雪的趣味，是沁着水意的微凉，是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怅惘的期待，也是一种美的自蒙——原来天地间除却姹紫嫣红，更有这般素净到惊心动魄的好颜色。

眼下的雪，便是中年以后的雪了。它不再与什么剧烈的嬉闹或缠绵的愁思相干。只是看着，看着它从不可知的高处，从容不迫地、一片接着一片，来奔赴这大地的约会。落在老松的针叶上，便稳稳地歇着，将那苍青点染成斑驳的灰白；落在小区院内那口废弃的石缸沿上，堆积起一圈白玉似的环；更多的，是落在那空了许久的花圃里，将枯败的枝叶与萎黄的土，温柔地掩盖起来，许诺着一个洁白的、平整的梦。我得出了神，心里是静的，思绪空空，却又仿佛被这无边无际的、安静的降落所充满。这雪，不再仅仅是身外的景了。它像是从很远的记忆里飘来，又像是从自己生命的深处，缓缓析出的一种澄澈的沉淀。它落满了少年的狂放，青年的忧欢，此刻，它只是它自己，是一种覆盖，一种总结，一种无言的、宽博的抚慰。它让我想起那些逝去的人与事，也都这般，静静地沉入了生命无声的厚重之下，不喧哗，却自有其沉甸甸的分量。

这静默的观照里，却忽地牵出另一幅雪景来。那是许多年前，在故乡村头的河岸，在纷乱的雪球大战后，安静下来的一群小伙伴，眺望着弥河对岸，跃跃欲试想通过冰封的河面，滑过积雪到对岸寻奇探幽。那时天地全是开放的，河床宽阔，冻冰如一条青黑的绸带，蜿蜒在无垠的大山之下。远岸的山影、村落、层林、梯田，都在一片莽莽的落雪中失了轮廓，融化进浑沌的灰白

责编 卢妹言 美编 郑杨校 校对 朱秀礼